

阿英編

# 晚清文學叢鈔

說唱文學卷

下冊

阿英編

# 晚清文學叢鈔

## 說唱文學卷

下冊

中華書局

(全二册)

統一書號: 16018·26

定 價: 2.20

# 卷三 戲文

崖山哀（一名《亡國痛》）

愁漢

子血

## 導言

一 本劇一名《亡國痛》，乃知人生之痛，莫大於亡國也，而身家無足論矣。痛莫大於亡國，則當使國民於未痛之先，能自救其痛，既痛之後，毋自忘其痛。語云：痛快，痛快，蓋世未有不經痛而能快，又未有既經痛而不快者。咄！咄！咄！我國民其欲報復異族屠毒，黃漢淪夷之大痛，而博我中國前途之無量數大快乎？則請視茲劇。

一 本劇專寫胡元亡宋之慘狀。其於異族之猖獗，宋廷之昏憤，刀兵屠戮之慘，人民流離之苦，類皆噴血揮汗，滴淚嚔心。無非以使我國民引古鑑今，明夷辨夏，激動種族之觀念，喚醒社會之良知爲目的。

一 此劇本從《新小說》中《痛史》編出，以彼小說之功用，間接於通人者爲多，普及於社會者尙少，故取而編爲戲曲，則曉譬而諷喻，詞俚而情真。作者聞之，當亦拊掌而表同情也。惟原書尙未出完，如能續出更妙，倘其書中止，亦當繼續以其他價值相當者爲償。

一 原書本小說體裁，結構自能一致。按諸戲曲，則有排場起伏轉折之分。故本劇中截長補短，刪繁就簡之處，似與原書稍有抵牾。然細察之，仍絲毫不漏也。

一 原書中亦有《水滸》上其人者，作者命意，蓋欲使我國民生英雄之感慨，起復仇之腕力也。本劇如此類之排場，唱白亦當慷慨激昂，使英雄豪傑之面目胸襟，直集於閱者之視線，而奮起尚武之精神。

一 原書已出至第十四回，其於忠臣勇將烈士義夫之熱誠血性，描寫十分精細，可謂語語刺心，字字結淚矣。然尙無提及女界，如李香君其人者。本劇重在振吾族之疲風，拔社會之積弱，則女權不可不尊。蓋我中國女同胞，至今已沈淪極矣！斯時編劇，大率以改良班本爲目的，倘復插入弱女子故態，非但舞臺不足以生色，即女界聞之亦有餘憾。故本劇於葉宮人一場，從原書稍稍變更，改爲罵權盡節。特排入正齣，配以正旦，寫以沈痛激烈之詞，亦《桃花扇》罵筵之意，非故意附會改竄，作者諒之。至若寫呂文煥妾媚娘等，當仍從原書。

一 中國何以亡？以漢奸故。漢奸何以能亡中國，以其所學媚外事敵故。秦爾禽獸，起釁邊陲，不過肆咆哮而圖利慾，固不知中國有所謂帝王也，制度也，禮樂也，典章文物也。自有漢奸爲之捉刀，然後異族始知中國專制君主之尊榮，世界無匹，益盤踞而無退志。日新月異，乃大張其養奴隸、防家賊之威。彼漢奸者，誠戮尸碎骨，夷族滅宗，不足蔽其辜也。故本劇於漢奸之聲音笑貌，模繪惟恐不盡，或從正入，或從旁襯，無非使其失心爛肺之醜態，生生活活現於舞臺之上。我國民睹之，自能勃生痛恨悲憤之心。

一 原書以「制朝儀劉秉忠事敵」爲開卷第一回，本劇亦如之。惟於制儀之前，特增一齣，以描寫胡元野蠻情狀，直呼起下齣漢奸劉秉忠所以昧心事敵之由。其間排場科白，不免近於滑稽諷諧，閱者當於言外尋之；若繩以風人之旨，則大誤矣。

一 本劇目的重大，當收絕大之效力，非尋常酣歌恆舞可擬。故於神仙鬼怪之荒唐，功名富貴之俗套，淫邪綺膩之醜狀，自當一概屏絕。然間有合於第二、第三者，亦必出於嬉笑怒罵之反射力，皆有所爲而言，非主目的所關

也。

一 編劇最忌太文，文則滯，滯則不能雅俗共賞，且不能流露於管絃；而一般社會中人，尤難深印腦帶。近來編之者多，而演之者少，職是故也。編者盡素有周郎癖，於此中曾三折肱矣。故本劇力反前弊，排場唱白，設科打諢，均從時俗所演諸劇中胎出。其要在變其大而易其重，尤在坐而言者，能起而行也。

一 本劇以唱少白多爲主。然劇中如脚色重大者，凡其哀痛悲壯之情，有非說白所能盡者，則以長辭詠歎之。又述前事之處，已有說白，則代以唱，無說白者，仍以簡括說白表之。

一 本劇說白，以中國通行語演之，以便閱者易明，而造句亦須新警有趣。

一 唱辭皆時俗諳熟，出口成歌之句。不攔入新字及新名詞，以免拉雜成文，一般社會中人難於探討。

一 脚色者，本隨其人之身分而定也。本劇重在華夷之別，其當場脚色，於宋人則能確定，於胡人則不能。然揣其野蠻醜陋，腥膻騷臭之形狀，總不過牛鬼蛇神之類也。故生丑淨旦，則多定以宋人，若胡人雖有配以此等脚色者，亦爲暫時借用。至於排演時，當事者宜隨時變通，如時下諸劇之排場，亦無不可。胡人衣服，亦如此例。

一 以上所述，皆本劇之宗旨及其內容，用特瑣陳，以告閱者。

## 第一齣 胡鬧

(內吼介)呵！(內唱西皮倒板)蒙古爲王殺氣高，(四轆卒引副淨卷髮篦帽扮胡僧忽必烈，身穿出袖海青衣，頸繫狐狸尾，長撻羅鼓上)(轉快板)只嚇得宋人膽魂消。文官見了忙跪倒，武將一見便脫逃。也是那趙頭兒運不好，單賸箇小南朝。指日江淮一齊掃，(卒吼介)呵！(忽搖擺入帳上坐介)(煞尾唱搖板)一統中原樂逍遙。

(自)咱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是也。賦形怪異，生性貪淫。氈帷羣幕，本是咱的家傳；紅種黑奴，可做咱的代表。人稱是天蓬現象，咱說是太古遺風。自登基以來，乃聖乃神，如狼如虎，吞金滅夏，屢寇中華。既佔了北邊一帶，又下了四川，困了襄陽。那江淮一帶地方，也派了許多猛將雄兵，前去攻打。可笑南朝蠻子，見了咱的大兵，不是降便是跑，沒一個敢與咱老子拚命。真是勢如破竹，氣勝樓蘭。好好的綿繡江山，便送與咱享受！看起來，咱家雖然蒙古一箇酋長出身，竟陞做中華新主，這箇緣故，只怕就是人心反漢，天意歸胡了。今日十分高興，要與奴才們痛飲一番。孩子們！(卒應介)有！(忽自)快叫奴才們進帳！(卒向內喚介)郎主有請諸位大人！(衆內應自)來也！(淨、副淨、外、小丑同上)(淨引)身類丁皮貌類獠，(副淨引)生來心地本糊塗。(外引)新朝自有新恩寵，(小丑引)不學楊雄不丈夫！(同咀介)俺(淨)演珠。(副淨)逃蔑。(外)藍導。(小丑)呂昌。(淨自)諸位兄台請了。(退、應、自同應介)請了。(淨自)郎主呼喚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且進帳參見一番。(同進帳跪見介)參見郎主！(忽自)奴子們來的很好，大家坐下，好叫孩子們擺起宴來。(衆謝介)謝郎主！(忽自)孩子們！大茶飯可曾齊備？(卒應介)齊備多時。(忽自)擺上來。(場上排子擺宴介)，(忽中坐，衆環坐介)(忽自)衆家奴才，一齊把盞。(排子飲酒介)(忽自)咱家出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，得了南朝江山大半。就是南邊一帶，苟延殘喘，不日也可掃平，可不是咱老子洪福齊天，弄的來那蠻子文明掃地。您等吃咱的飯，當報咱的恩，有甚麼吉利的話兒，各人說上些來。說得好時，咱家有賞。(同應介)遵命。(演離席跪奏介)奴才演珠，恭維郎主萬壽無疆，一人有慶，

保佑奴才封妻蔭子，陞官發財。（忽點頭介）演珠說話頗合咱意，待咱家得了南朝，有您的福享。來！暫賞他一隻牛腿。（卒應，取牛腿上，置演面前，演謝恩歸坐）（逃離席跪奏介）奴才逃蔑，恭維郎主虎威，大肆魚肉，多方搶物，盡是金銀，殺人如同草芥。（忽拍掌介）著著著！咱一生最喜這些頑意兒，奴才會說話。（伸指介）有志氣！來！賞他酪漿一瓶，細紋元寶一隻。（卒應，取酪漿元寶上，置逃面前，逃謝恩歸坐）（藍離席跪奏介）奴才藍導，恭維郎主，天扶人助，開江山一統之基，金城湯池，成子孫萬世之業。（忽皺眉介）也好也好，只可惜太文了一點兒，咱聽不出味兒來。也罷，還是賜他一隻牛腿。（卒應，取牛腿上，置藍面前，藍謝恩歸坐）（呂離席當場作鬼臉介）他們都說完了也，不留一點兒把我說，這便怎好？（拈鬚想介）哦哦哦！有了！我們本是中國的秀才，肚子裏有的是文章，最會吟詩作對。自從棄暗投明，他們蒙古人都關我是箇飽學老夫子，其勢不得不湊兩句恭維他，顯顯我的本事。（進前跪奏介）奴才呂昌，恭維郎主江山一統。（忽白）怎麼，這四個字兒又來了，好像熟得很呀。（藍起奏介）是剛才奴才說過，呂兄！你又不是考試，何苦來勸襲成文？（忽白）是呀！有話自說，有屁自放，誰要你炒現飯？快換上來！（呂白）郎主呀！把戲人人會耍，各有奇妙不同。我這四箇字兒的下文，包管比他要好聽。（忽白）你說來看看。（呂作勢介）患害千秋！（忽大怒介）呸！放你娘的騷屁！竟敢罵起咱來！真是豈有此理！孩子們！推下去砍他腦袋！（子卒擁上捉呂，呂搖頭亂喊介）別硬拉，別硬拉，拉撒了人坯子，定做還找不出我這樣的材料。我告訴你們，我剛才記錯了，待我改禍成祥。（忽白）孩子們！且饒他一命，看他又說甚麼？（卒擁呂跪奏介）郎主不必動怒，

奴才說的是江山一統，萬代千秋！（忽白）這倒勉強，先前一句，實在荒謬極了！照你這樣口才，咱倒要賞你一件好東西。（卒應介）有！（忽白）把咱昨日箇吃的那隻驢子，贖下來的一條驢，快取來塞住他的臭嘴，以後免得放屁。（呂發急介）使不得！使不得！我口小，塞不下！郎主爺爺饒我一回罷。（演、遊、藍齊跪求介）郎主開恩，饒他這一遭兒。（忽白）依你們如何處治？（演、遊、藍全白）依奴才等愚見，不如割跪帳前。（忽白）也能，看您等面上，饒他的狗命。來！把這狗奴才援下去，跪在一旁！（卒接白跪場前，呂吐舌介）這纔是做好不討好哩！噲！你們唱戲，我來睡覺，看你們羞個脚色，這台戲唱得好唱不好？（臥地作睡介）（忽白）你等所言，俱合咱意，可算得真心保國，咱好喜也。

（唱西皮板）忽必烈坐寶帳龍驤虎嘯，（飲酒介）佔住了燕京城鐵裏銅包。有文臣和武將同心扶保，南方征北方剿大逞英豪。小蠻子怎經得一聲胡哨？只殺得中原地鬼哭神號。不是降來（轉快板）便是跑，把一些險城池送咱酬勞。搶來的金銀囊中飽，擄來的婦女貌多嬌。想起來不由咱（轉搖板）哈哈大笑。（驢介）（內喚介）安圖有本啓奏！（卒照前奏畢，忽哼煞尾唱）安圖奏本爲那條？

（白）孩子們！（卒應介）有！（向內喊介）郎主叫安圖進帳！（內應介）來也！（采花蠻蒙古扮安圖捧表上引）許多定國安邦策，盡在區區一表中。（入帳跪見介）奴才安圖叩見郎主。（忽白）起來，你手裏捧著甚麼東西？（安白）非是奴才奏本，此乃降臣劉秉忠上的定國安邦表，奴才見他頗有道理，故此替他代表。（忽白）哦！甚麼叫做定國安邦？他們蠻子倚仗著他們國內的甚麼聖人造下幾個字兒，

傳下幾本書兒。遇著一件事情，無論大小，不是仗著口裏舌頭，便是仗著手裏筆頭，弄得來文縐縐的。咱又不曾他們國裏的文字，認又認不清，實在麻煩得很！（安白）秉忠所奏，奴才倒知其大概。（忽白）那麼着，還是你唸給咱聽罷。（安着表介）他這表中所奏，乃是請郎主改蒙古野蠻習慣，變中國文明制度。第一樁大事，就是制朝儀。奴才想秉忠先世，本是中華詩禮之家，祖上曾事過金遼，政聲卓著。他自從降郎主，食毛踐土，頗懷盡忠報國之心。此回上本，郎主若從其言，於國家大有裨益。降臣中像他這樣的人，總算是通品了。（忽白）他說咱蒙古野蠻，莫非他嫌棄咱這裏，要造反嗎？老實對他說，咱這裏好比霸王莊，來得去不得。他如果敢大逆不道，咱老子便把他就地正法。若說制朝儀，簡直是胡鬧！咱祖宗開國以來，盡是這麼過慣了，不曉得甚麼潮泥濕泥。就是許多蠻子降過來，也是同咱這裏一樣過日子，怎麼他一個人過的不耐煩，要想出新鮮法兒來壞咱的家法？不行！斷斷不行！（安白）郎主之言差矣。自古道，入國問俗，何況郎主要入主中華？若不依照中華模樣，如何能得人心而安天下？況且那中華制度，實在勝過咱們蒙古，都是井井有條，絲絲入扣。秉忠曾說過，學了他們模樣，就去治他們百姓，也易如反掌。郎主呵！這個名色就叫做以他人的拳頭，塞他人的嘴。（忽白）呵呵呵！原來有這箇大道理，咱家却不省得。既然如此，你且退下，告訴秉忠，明兒叫他到咱這裏面奏一番便了。（安白）奴才遵命。（出帳轉背介）且喜本已奏准，不免告訴秉忠知道。這正是：不是虧俺三寸舌，險些送掉一人頭！好險呀！（虛下）（忽對演、菊、藍白）安圖所奏，您等以為何如？（衆白）安圖劉秉忠，都是

真心爲主，奴才等素所深知，斷無貽誤國家之理。（忽白）您們保得住他們是好意麼？（衆白）我等情願擔保。（忽白）那就好極了。今兒咱酒意已深，要安歇了，有話明兒再說。孩子們！（卒應介）有！（忽白）掩門！（暗下）（讀白）郎主安歇去了，我們都溜了罷。（忽白）正是。（藍白）二位先請一步，小弟還要和呂昌兄說話。（演選全白）如此少陪了。（虛下）（藍帛場踢呂介）起來！起來！老頭子去了。（呂伏地發喊介）吓吓吓！好睡呀！（起立揉眼欠伸張望介）老頭子幾時去的？（藍白）你怎麼竟像個瞌睡蟲？（呂白）嘖嘖嘖！別罵人，我是瞌睡蟲，你難道不是瞌睡蟲嗎？（藍白）呂兄，你誤會其意了。我是取笑你，好比戲台腳下打盹兒，人家唱得熱鬧，虧你睡得着。（呂白）今兒並不是戲台下，乃是戲台上，你真會罵人也，不知是那兒學來的？（藍白）不管他戲台上也好，戲台下也好，一件新聞事情，你聽着沒有？（呂作驚介）甚麼新聞？是那一日的事？（藍白）就是你睡着了的事。（呂白）也也！又來了。睡覺乃人之常事也！值得算新聞？你明兒只怕還要到上海去登報呢？我不信。（藍白）是不是，我告訴你，剛纔你不是睡着了麼？（呂白）唯，好像有這麼一回事的。（藍白）就是你睡着了的時候，郎主正唱得高興，忽然來了一箇人。（呂白）這個人，是大人還是小人哩？（藍白）不是別人，就是安圖。（呂白）這個狗□的我認得他，來了怎樣？（藍白）他進帳來，就代劉秉忠奏上一個定國安邦表，說甚麼郎主要一統中華，必要照中華模樣。第一件就是制朝儀。（呂白）呀！他那制出來的朝衣，還要配上朝靴朝帽方好咧。（藍白）呂兄，你真不通。（呂白）我要是通，就不得投降蒙古。（藍白）乃是朝儀，不是朝衣。（用手畫圈介）朝儀者，漢人朝廷之威儀也。（呂白）得了！

得了！我明白了！你別調文，我是沒牛腿給你吃的。且問你，我們這位皇上依了沒有？（藍白）依了。明兒還要召見劉秉忠呢。（呂亂跳介）啊呀！啊呀！劉秉忠竟會拍馬屁！眼看着這蒙古的爵祿，盡要被牠佔了去，我好氣也！（藍白）你別嚷，我告訴你，劉秉忠他是何等樣人？他肚子裏又記得，筆底下又來得，你我一知半解，只好哄哄蒙古人，那裏比得上他？即如你，先前幾句照例恭維的話兒都說不上來，還想拍甚麼馬屁？你要曉得人家的拍馬屁，越拍越好過；你一拍，就拍得馬撩起蹶子來。你這做官的程度，就是在中國都行不開，慢說是對着這開國的聖明皇帝！（呂白）依你怎樣？（藍白）依我的主意，我們從此以後，一心講求才學，和劉秉忠結識。待到朝儀定後，我們雖不能超過他，也要做個蒙古名士。（呂白）很對！很對！就這樣辦。天色尚早，我們且到劉秉忠那兒道賀去罷。（藍白）遵命！這正是：愧我無才學，觀人作嫁衣。（呂白）不圖今日裏，又見漢威儀。（回頭翼介）藍兄慢走，你瞧那桌上許多好東西，我們不如吃他一個飽。（藍白）你也太餓了，東西倒不消吃得，且看那隻細紋元寶還在沒有？（呂看介）哎喲！竟不見了！逃蔑那個猴崽子，也不知會一聲，就藏之而去。（藍白）怪不得他們兩個去的那麼快。（呂白）既然沒了銀子，這些牛腿酪漿，不如賞把管戲台的忘八羔子吃去。（同打譚作鬼臉下）

## 第二齣 漢奸

（二院子引外辦髮髻袖蒙古服扮劉秉忠上引）一片丹心保蒙古，擾亂中原。（坐詩）生來門第本清高，兩代曾

扶金與遼。不是傳家有祕訣，焉能今日事新朝。（自）下官劉秉忠，表字仲晦，本是中華國瑞縣人氏。自從曾祖投入西遼，做了幾任大官，成了一家著名的宦族。西遼失敗，先祖見幾而作，又投入大金，也是政聲卓著。先父中年下世，到了下官，又投降蒙古。不料衆口鑠金，道我是昧心事外。哪知道人生在世，不能垂名千古，也當遺臭萬年。說甚麼夷夏之防，只要金玉滿堂，便不愧箕裘克紹。就是我劉秉忠，又何嘗不關心祖國？無奈中華氣運不佳，屢遭失敗。且人才濟濟，干進末由。我家兩代，已做了異國功臣，便是戚友寅僚，恐怕都不肯援引。況這蒙古皇上，實在英雄，新人中原，一切中原的風俗政治，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。把我這一肚子的經綸才學，賣弄起來，還怕他不驚才絕艷，言聽計從，把我當上賓看待？所以我曾構思結想，上了一個萬言書，叫作定國安邦表，託御史台安圖代奏。那安圖與我素相結識，又明知己，想必替我極力吹噓。若能進爵加官，將來我家豈不是累世簪纓，三朝元老？思想起來，好不微幸人也。

（起唱西皮慢板）蒙古爺坐燕京天從人順，不日裏把江淮一齊掃平。眼見那宋室的江山不穩，再加上小朝廷個個偷生。賈似道留夢炎（轉慢二六板唱）亂朝政，暗地裏把土地當作人情。似這般文要錢武皆惜命，怎能够報國仇重整乾坤？看起來我投降真算微幸，縱不能做大官也免了刀兵。因此上託安圖奏上一本，一行行一字字都是經綸。倘若是劉秉忠行時走運，到後來定能做開國元勳。說甚麼功名事前生註定，（接門唱收板）只要學古聖賢明哲保身。（院子隨下）（藍呂二人同上唱搖板）（藍）王侯將相原無準，功

名富貴那有根？（呂）只要良心黑乾淨，包管他凌烟閣上畫丹青。

（接白）唱來唱去，不覺已到劉秉忠宅子，待小弟前去找門。（叩門介）門上有人麼？（院子上開門望介）原來是二位老爺。（請安介）（呂）小的叩見。（院白）罷了。你老爺在家沒有？（院白）現在書房？（呂白）你說我們特來奉訪。（院白）知道了。（轉身向內一喚介）客到，有請老爺。（劉上）昨夜燈花結，今朝蟬子飛。是哪一位？（院白）是藍、呂二位老爺。（藍呂同進見拱手介）呵呵呵！劉兄，這廂有禮。（劉白）有禮相還，請坐。（二人坐介）謝坐。（劉白）兩兄枉過，有何見教？（呂白）劉兄，你還不知道麼？（劉白）小弟倒也不知，還要請教。（呂藍同拱手介）（藍白）劉兄可曾上過定國安邦表？（劉白）已經上過。（藍白）這表郎主已准了。（劉暗喜介）想是謠傳。（呂起立作勢介）劉兄不信，待我來告訴你。小弟昨日蒙郎主喚去吃大茶飯，正吃得高興，唱得熱鬧，忽然那御史安圖上殿，代你呈上那個表章。郎主起先不准，後經安圖百般慫恿，竟要召你進帳而奏。（拍劉肩介）劉兄！你不是要指日高升麼？豈不可賀！（藍白）理當道賀。（劉白）豈敢！豈敢！小弟學問荒疎，見聞淺薄，將來還要領教。（藍呂同白）說那裏話來？劉兄才高智廣，到是我們的前輩。老先生！快不必客氣。（呂白）正是，將來你老高車大馬，出入宮廷的時候，別見着我們不睬，就是看得起我們了。（劉白）呂兄又來取笑了。小弟到底是新降過來，一切不甚熟習，總要諸公讓一步兒才好。（呂白）甚麼不熟習，那牛奶酪酥也容易吃。我告訴你，郎主很好伺候。只要他打獵的時候，陪着他騎駱駝，支布幔，拔下解手刀，割吃熟牛肉那些事兒弄慣了，就得了。（劉白）這狩獵漁牧，本是蒙古野蠻風俗，既入主中國，理

應棄舊從新。況且君主一做這些事情，就是荒淫無度。異日召見，當補奏一本，以報知遇之恩。

(呂白)你再別說甚麼野蠻文明，安圖提起這兩個字兒，已受了一頓大馬金刀兒的申斥，不是嘴裏會辯，恐怕腦袋兒都靠不住。(劉白)原來如此，多蒙指教。小弟以後留神就是。(院子暗上白)御史安老爺有要事奉商。(呂對藍白)我們已來多時，(藍白)正是，(同起立介同白)告辭了。(劉白)改日再

請，恕不遠送。(藍白拱手席下)(劉白)來！有請安老爺！(院子應介)(向內白)有請安老爺！(二卒引末老鬚

蒙古服扮安圖上)忙將明主意，報與故人知。(入見介)劉兄！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。小弟此來，特爲

吾兄道賀。(劉白)說那裏話來？全仗大力，小弟感戴無已。請入坐細談。(安白)郎主命吾兄即刻

進帳面奏，小弟朝命在身，不敢耽擱，異日再談，就此告辭了。(劉白)如此，送過仁兄。(安下)

(劉白)家院帶馬。

(唱搖板)適才安圖來報信，不由秉忠喜在心，雄糾糾氣昂昂往前進，(挖門介)進帳面奏聖明君。(家院隨下)

(接長搖)(四卒引忽必烈醉容上)(唱快板)適才間把酒飲，忽然一事記上心。多只爲劉秉忠奏他娘的甚麼本，弄得咱家鬧也鬧不清。因此上命安圖把他引，引進帳來問詳情。孩子們帶路實帳進。(入坐介)(唱)且候安圖到來臨。(安上唱)忙步撩袍來復命，見了郎主奏分明。

(見介)奴才安圖叩見郎主萬歲！(忽白)起來。(安白)謝過郎主。(起奏介)(白)劉秉忠已在宮門候旨。

(忽白)叫他進來。(安白)領旨。

(唱搖板)帳中領了郎主命，去宣秉忠來面君。(下)(內劉接唱倒板)安圖傳下郎主命，(上唱快板)帳外來了新

降臣 今番全憑三寸舌，定要打動大王心。忙步且把寶帳進，（跪唱介）劉秉忠叩見聖明君。

（白）降臣劉秉忠見駕，吾主萬歲萬萬歲！（忽白）孩子們賞他一個坐兒，叫他坐着好好兒說，別調文。（一卒搬坐命劉坐介）坐這兒罷。（劉白）謝坐。（坐介）（忽白）劉秉忠！（劉白）在！（忽白）安圖替你上了一篇文綢繆的東西是甚麼？（劉白）那是一道定國安邦表。（忽白）恍惚也聽着安圖說過一遍，只是咱家不明白的地方兒多的很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你此刻細細講給咱聽。（劉白）臣自投降以來，受恩深重，總想竭力報効。見郎主新入中原，中原的風土人情，禮樂制度，尚未十分講究。恐將來隔閡不通，民心難一。臣竊思中國數千年來，不外取法堯舜。（忽白）甚麼叫堯舜？（劉白）那堯舜乃是中國古來兩位聖明皇帝。（忽白）皇帝又是什麼？（劉白）這皇帝二字，就是我們蒙古稱郎主爲成吉思汗一樣。（忽白）哦！是了。你再說那。（劉白）堯舜定了一切制度，歷代相沿，便成了習慣。郎主若要一統中原，必須仿中原習慣行事，方稱便利。微臣有鑒於此，所以奏上那個本章。（忽白）依你怎樣做起？（劉白）中國歷代都有朝號。（忽白）這朝號怎說？（劉白）朝號乃中國第一件要緊的事情。譬如中原現在叫做宋朝，這宋字就是朝號了。（忽白）咱們叫蒙古不就是你說的朝號嗎？（劉白）郎主錯了。蒙古乃我們的國號，就同中原十八省叫做中國一樣。且蒙古二字，本是中國人從我們文字裏面翻譯出來的音，如今既要變成中國字，這兩字在中國人看起來，就連不攏了。（忽白）哈哈！原來有這些道理，咱家不省得。依你改個甚麼名兒？（劉白）依臣愚見，當改個「元」字。（忽白）元字有幾筆，是怎的寫法？若是麻煩，咱就不要。你上來寫給我瞧。（劉上

寫介(白)這元字只有四筆，簡略得很。就是郎主也容易寫會。(寫畢忽寫介(點頭介(白)使倒使得，但蒙古兩個字兒，咱們世世代代都認慣了，都寫慣了，忽然換上一個字兒，不要鬧幾十年、幾百年，咱蒙古人還不知道甚麼東西？(劉指天介(白)乾就是天，(又仰天指作勢介(白)元首就是天底下第一個，豈不是皇帝麼？(忽白)也好，大的很，我喜歡，就這罷，還有哩？(劉白)第二件，就是定年號。(忽白)怎麼叫年號？(劉白)中國從漢朝武帝以來，歷代的皇帝，都取個年號兒，記他做皇帝的年數。即如現在宋朝，這趙頭兒也有箇年號，叫做咸淳。他做了幾年皇帝，就叫做咸淳幾年。(忽白)你先說的那個甚麼元字咱很明白，就用他。咱做了八年皇帝，就叫做元八年罷。(劉白)臣先前說過，那是朝號，不可兼作年號。並且年號總是兩個字兒。郎主既喜歡那個元字，臣就加上一箇至字，叫做至元。(忽白)一箇字兒剛鬧清楚，又來一箇，怎麼講？(劉白)這至字當作極字解。至元，就是極大的意思。(忽白)很好，也依了你。今兒說得有趣，橫豎沒事，你可再說上些來，當作故事兒聽。(劉白)第三件就是定官制。(忽白)怎麼叫官制？(劉白)凡是郎主的奴才，同那些降過來伺候郎主的人，都叫做官，必定要分箇大小出來，就叫官制。(忽白)這分大小又有甚麼緣故？(劉白)替郎主盡忠報國，併命打出江山來的，自然要賞他的大官，那次一等的，自然要小些。大者大，小者小，也好激動他們，等他們存一箇升官發財的心，力圖上進。(忽白)這件事也不可少，你去代咱慢慢的定些名兒罷。再講來！(劉白)第四件是制朝儀。(忽白)這制朝儀安圖已替你說過，他說的話格哩格噠，沒有你說得清楚，所以叫你進來，就爲這件事。今兒你再